

吾師李苦禪其人其畫

(本文插圖刊第124頁)

●魏隱儒 (大陸名書畫家·古籍版本學家)

幼觀寺廟畫工作室

余追隨當代藝術大師李苦禪先生近半個世紀，在漫長的歲月裏，作畫做人，身教言教，影響深遠，永生難忘，只有銘記五內，融於言行之中。

我自幼喜愛書畫，長輩們給我買一些顏、柳、歐、趙的字帖和《芥子園畫傳》，讓我臨摹，稍有點成績，頗得鄉賢長輩們的誇獎鼓勵，每年歲尾，鄰里街坊、工廠、商店囑寫春聯，很受鼓舞！一九三二年春天，我到河北東鹿辛集鎮上的耀西醫院去看眼病，聽說有位北平來的大畫家住在這裏養病，並為醫院畫了影壁。於是顧不得看病，趕緊先去看畫。找人打聽這位畫家尊姓大名，告知是北平來的教授，吼吼社的畫家李苦禪先生，從此對苦禪先生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三年後，我也來到北平，從事教學工作。又考入北平美術學院國畫系，半工半讀。苦禪先生擔任國畫系的寫意花鳥課，從此親聆先生教誨；不僅課堂受課，而且經常到先生家裏學習裁紙、磨墨、調色、洗筆，先生作畫時侍立左右，靜觀

其用筆、用墨、章法、設色。先生常對我講解「惜墨如金」之義，——並非捨不得使墨，而是把墨用在畫面上，不要浪費一滴。就連調墨、調色的盤碟和筆洗，都要力求保持潔淨，乾淨俐索，養成習慣。受益之深，深深感到有這樣一位業師是多麼幸運！

苦禪先生清光緒二十四年（一八九八）十一月三十日生於山東省高唐縣李奇莊的一個農民家裏，初名英傑，後改名英，童年是在困苦生活中渡過的。在北平藝術學院上學時，一位叫林景韓的同學，以其苦攻禪宗寫意畫，贈名苦禪，一三五年因遭陷害，家庭拆散，遂字勵公。

苦禪先生學畫，是從幼年開始的。家鄉寺廟彩繪壁畫時，總是好立畫工師傅一旁，聚精會神地看着如何起稿、布局、施彩；留意每一道程序。畫師們都對他專心致志的學習深受感動，於是把簡易的技法，人和物的安排以及大小比例告訴他說：畫人是站七、坐五、盤三；若與景物的配合比例，則是丈山、尺樹、寸馬、豆人。怎樣畫歷史故事畫呢？他們舉例說：比如畫《三國演義》中的「關公拖刀斬蔡陽」的技法表現，刀斬蔡

陽鮮血四濺，就用蘆葦管蘸紅色一吹，血就濺出來了。這樣簡練而又合乎實際的造型技法，是民間藝術家從實踐經驗中提煉出來的寶貴東西。他從少年時代就接受了傳統技法的啓示，種下立志學畫的種子。到了一九一九年，這位有「創造心手」、後來蜚聲中外的藝術大師，開始踏上了探索藝術生活的大路。

到故都結識徐悲鴻

一九一九年，李先生的藝術活動史上，邁了決定性步子的一年。這一年他於聊城中學畢業後，由於家庭貧困，在農村只能靠土裏刨食，獲得一飽就算不錯了，想升高等學校讀書，談何容易，但自己又立志學畫，因此，這一年投考了「留法勤工儉學會」，想通過這條路子到法國巴黎去學繪畫，設法摒擋行裝，告貸資斧，毅然來到北京。當即進入北京大學所附設的「勤工儉學會」攻讀鐵工，並在北大中文系旁聽，同時還在北大的畫法研究會（又叫「造型美術會」）學西畫，從此揭開了苦禪先生藝術生活的新篇章。就在這時，苦禪先生結識了年輕的徐悲鴻先生，有機

會得到徐先生在素描（木炭畫）上的指導，這對苦禪先生後來的創作，在造型方面打下了堅實的基礎。他們師友相遇，不僅有藝術上嬗遞之緣，而且在主張革新國畫和發展上也有着共同的語言而先後輝映。苦禪先生既學西畫，又攻國畫。當時的北京，四王（清初畫家王翬、王時敏、王鑑、王原祁）畫派很時興，苦禪先生是不喜歡泥古不化的「四王派」的。徐悲鴻先生在論及「四王」時說：「文到八股，畫到四王，已到衰敗沒落的境地」。因此，他們倡導國畫改革的主張，二位先生是深為默契的。所以，他們在長期藝術實踐中，都給中國藝苑增添了新鮮瑰麗的內容。

艱辛攻畫取名苦禪

不久，苦禪先生進入國立藝術學院，先學西畫。畫布、顏料、工具都很貴，靠半工半讀來供學用之需十分困難，不得不在夜晚租賃一輛人力車「拉晚兒」，來維持最低生活。他的同窗好友林景韓見他如此艱苦勤奮，以他的新名「苦禪」治印一方相贈，正式在作品上簽署鈐用，後來的友好反而不知原來的本名「英傑」「李英」為誰。先生這個別字會引起一些不解其意的或不相識的朋友的猜測，也曾有人問我先生曾在那個廟裏出家當過和尚？聽起來非常可笑！先生自己解嘲說：「苦禪」就是苦攻「禪宗畫」（寫意畫）的意思。我本家貧，「苦」字既寓清貧自守之意，簡單的說，我這個名字，就是在艱苦環境中創作書畫的意思。

苦禪先生作畫，原是中西兼併，尤善寫意畫

，對前代畫家最推崇的是八大山人（朱耷）。他說：八大山人筆墨清脫，融會了倪雲林的簡約疏宕；在疏密的安排上則在大疏之中有小密，大密之中有小疏，空白處以意補，所謂「汁白當黑」，無墨處亦似有畫，妙趣橫生。八大山人取物造型，在寫意畫史上有獨特建樹；既不杜撰目所未見的「抽象」，也不願寫過目常見的「具體」。八大山人是緣物寄情的，畫面的形象是主客觀的統一產物。

齊白石最器重苦禪

一九二三年，是苦禪先生藝術生活中的重大轉變，他這年是二十五歲，拜在寫意畫宗師白石山翁齊老門下，白石老人是最器重苦禪的。他在苦禪作品中嘗題詞獎掖，在民國十八年（一九二九年）苦禪給劉師儀（淑度）畫的冊頁上題曰：「苦禪畫思出人叢，淑度風流識此工；贏得三千同學輩，不聞揚子耻雕蟲。」又說：「吾門下弟子不下千人，衆皆學我手，英也奪我心。」還說：「英也無敵」，「苦禪老死不享大名，天地間是無鬼神」。在苦禪給王森然畫的荷花上題曰：「苦禪仁弟有創造之心手，可喜也」。齊白石老先生對三千門弟子，很少這樣獎譽的。苦禪先生自從拜師齊老之後，由於得到良師，於是以其豪放雄偉的筆墨馳騁於藝壇。我們從苦禪先生早期作品來看，確是中西藝術冶於一爐，其筆墨、物象、意境，除吸收古今名家優良傳統的精華，又加以創新，以突破古人

窠臼，自闢蹊徑。既有師法，又賦新意。

一九二五年國立藝術學院畢業後，一直從事藝術教育工作。曾任北平市立師範學校美術主任，兼任保定第二師範美術教師；又與王青芳、孫之儁、王森然、趙望雲、李松琴、王柱才、王意之等組織「吼虹社」，開展藝術活動。由於長期的生活艱苦，勤奮創作和致力於美術教育，因勞致疾，得了肺病，不得已而休養，到河北省東鹿縣辛集鎮耀西醫院休養醫療。院長姓羅，名耀西，河北省寧晉縣人。羅院長是一位基督信奉者，醫道精良，為人忠厚正直，救死扶傷，對病人熱情盡力。由於治病，先生和羅大夫成爲摯友。

在二十年代，還曾倡導組織「九友畫會」。成員爲孫功符（女）、何季祥、王香峽、王仲年、李苦禪、王雪濤、徐佩霞（女）、延愛蘭（女）、凌眉琳（女）。現在九友中僅存者爲徐佩霞。當時，其豪放風格，已聞名海內藝壇，吼虹社還出版了《苦禪望雲聯合畫冊》。九友畫會、吼虹社這兩枝奇葩，大大活躍了當時的藝壇氣氛。

一九三〇年，應國立杭州藝術專科學校林風眠校長之聘，任國畫系教授，這位三十多歲的青年畫師，已卓然成家，載譽大江南北。

一九三五年，因家庭遭變，隻身帶着孩子返回第二故鄉——北平，住在北平西單迤西柳樹井二號，爲要照顧孩子，未便遠遊。北平美術學院院長王悅之、教務長沈福文先生聘爲國畫系教授；華北大學校長何其鞏、美術系主任王森然聘爲美術系教授，當時私立院校薪俸很低，還須靠賣畫收入爲生，生活雖清苦，先生處之泰然。嘗爲

人書寫字條對聯曰：「世事能傳多具癖，人非有格不堪貧。」

熱愛祖國慷慨好義

苦禪先生為人剛正不阿，豪放爽直，慷慨好義。儘管自己收入微薄，對別人如有困難，立即解囊相助，受惠者衆。苦禪嘗對我說：「學作畫應首先學作人，人無品格作畫無方；沒有高尚的品格，就不會產生高尚的作品，作人要正直，要誠摯，要老實。古今有多少名家，既有高尚的品格，又有高水平的作品，這是要師法的。」

苦禪先生熱愛祖國，當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侵華戰爭時，經常向學生灌輸愛國思想。曾給我作畫兩幀，一為不倒翁，喻當時的漢奸走狗。題曰：「《大官風順圖》，有乳爲母金爲爺，奴顏婢腿三世節。」因見抗日戰起，有些漢奸走狗，賣國求榮，依仗權勢欺壓百姓，畫此以諷之。一爲墨蘭，題詞曰：「曾記宋人寫蘭而無根無土，或有問之曰，奈蘭無土將何以生？即曰：土被金人奪去矣！文人爲社稷之懷抱如此，其偉大可知矣。」「七七」事變後，國土淪喪，甚於金宋時期，撫今思昔，能不慨然！苦禪先生以題畫藉古喻今，可知其對祖國熱愛之忱！此二幅畫，筆墨挺秀簡潔，意趣深遠，觀之令人肅然起敬，余珍藏數十年，濟南萬竹園苦禪先生紀念館建成開幕時爲之展出，以教育後人。先生對革命志士和俊秀青年遇到困難，便毫不猶豫將寶畫所得傾囊相助。因而引起日寇應犬注意，經常有兩個特務（一個叫王雲豪，一個叫吳夢松）藉交朋友爲名，經

常來先生家串門，時而借錢，時而索畫，明偵暗探，將先生支持愛國抗日青年的行動匯報給日本憲兵隊。

師生備受日憲酷刑

一九三九年五月十四日黎明飛來橫禍，這天我恰留宿在先生家。一夥身着中國黑大褂的日本憲兵，越房入院，端開屋門，不問青紅皂白，搜身後將我師生用一付鐵錐綁架上了卡車，作爲八路軍重要案犯，關押在沙灘北大紅樓底層憲兵隊牢獄中。師生備受酷刑，棍打、鞭抽、灌水、壓槓、火燎，刑訊逼供，罪名是「勾結八路軍」。抽的我皮肉出血，昏迷過去。先生是個硬漢子，面對敵人破口大罵，堅貞不屈，用盡了各種刑具，也未逼出任何口供，因案情重大，硬是判成死刑。

但因為沒有任何證據，最後刑訊壓槓子時鐵鏈折斷，據說他們迷信，從此不再用刑，改用交朋友方式，想放長線釣大魚。先生和我都經住了這種嚴峻的考驗，發揚了民族氣節。日憲考慮到先生的社會影響，又查無實據，於是無條件地將我們先後釋放。我比先生早出獄幾天，因受刑過重而病倒，出獄後即住進醫院，若不是苦禪先生出獄爲我設法買到德國拜耳廠藥，我早已離開人間。

出獄後，因生活所迫，苦禪先生和我，還遊請了鏡湖中學教師李榛先生（白石老人弟子，擅書法篆刻），在北京中山公園董事會舉行聯合書畫展覽，銷售一空，生活上得到安定。

回鄉展畫敘舊成親

八年抗戰期間，謫居燕市鬻畫授徒外，喜與京劇前輩研究武功，經常到前門城樓前西側的關帝廟（俗稱老爺廟，解放後拆除了）內找紀文屏老師爲之說戲練功；與著名紅淨李洪春先生要好，經常過從。一九四二年，我們到天津舉行畫展時，每晚要去天華景（劇院）請尚和王老師講授「鐵龍山」，學習起霸武功。

苦禪先生多年不回山東，許多同鄉親友久別思念情深，紛紛來信邀去濟南。一九四二年初冬，要我伴同在濟南青年會舉行聯合畫展，濟市藝術界爲之活躍，許多數年不見的同鄉同學、書畫好友成來看望話舊談藝。

鄉友任瑞堂，得知先生隻身一人，生活上乏人協助照顧，因介紹李慧文女士爲友，慧文敬重苦禪先生爲人品德，待人接物溫厚正直，書畫成就譽滿大江南北，蜚聲齊魯，慧文父親李省三老先生，亦濟南畫家、教育家，對苦禪先生品德及書畫作品，夙日欽佩，婚事即定。委我籌辦婚禮事宜，結婚後定居濟南飲虎池畫家關友聲宅。旋又携畫去青島，與關友聲三人舉行聯合畫展。

在這期間，濟南、青島教育界前輩王欽甫等人，商請苦禪先生成立山東省立美術院校。因值抗戰期間，先生拒絕就職任何官辦敵僞學校，最後商定由苦禪先生自己籌資創辦私立美術學院，留我襄助辦理。當時我任北京市立大有莊小學校長，於是把我調至山東省立德縣中學任教，以便就近籌備工作。後因時局緊張，籌款被人騙去花

掉，我與苦禪先生先後返回北京，交通因戰爭被切斷。日寇投降，內戰又起，籌辦美術學院事即擱置。

苦禪先生由濟返京後，一度鐵路被破壞，火車不通，與我同住什刹海達王府夾道一號。與慧文夫人懸隔兩地，困惑不安，日寇投降消息傳出後，我們歡欣若狂，舉杯作賀，與高彩烈地揮筆作畫誌慶，與致勃勃地都忘了題字落款。直至一九六五年才補題曰：「爾時，余在友家酣飲，聞之，益酣飲矣。即案間筆硯遂畫十四幀。當時乘酒興，奮發提筆亂揮，自不知所為耳。」

一九四六年，徐悲鴻先生來京，接任北京國立藝專校長。聘請先生為國畫系教授，妻子兒女都接來北京團聚，住西城錦什坊街，後遷東城貢院街藝專宿舍，開始有了安定的家庭和工作。至一九四九年北京解放，任教中央美術學院。夫人李慧文原是山東德縣博衛醫校畢業，被聘為中央美術學院醫務室大夫。

五十年代，美術界有的人認為花鳥畫是文人閒情逸志的作品，為資產階級所欣賞，中央美術學院把國畫系改為彩墨畫系，把寫意花鳥課取消，為此，苦禪先生給有關方面寫了一卷長信，提出自己的意見。經過了一些曲折，中央美術學院寫意花鳥課才又得到恢復。

苦禪先生的藝術生活，是從坎坷的路上走過來的，十年動亂中又受到慘酷的批鬥。批「黑畫」時又是從他開刀，因為文革的領導者把他定為「反動」權威。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！先生是鐵骨錚錚者，豈肯屈服。在遭受污辱和迫害的歲

月裏，多虧夫人李慧文在生活上無微不至的照顧，精神上得到慰藉。

丈二巨製達新境界

及至晚年，隨着新的歷史時期的來臨，由於心情舒暢，他的作品又達到了新的高度，創製了前所未有的宏偉巨作——四張丈二匹通景「盛夏圖」和「墨竹」等代表作。用筆蒼勁古拙，設色運墨韻味深厚，形成自己特有的風格，博得中外輿論的稱譽。

總括說來，苦禪先生的畫，使人感到樸素天真，蒼勁健美，充滿生機，具有深切感人的魅力。之所以如此，是由於他通過長期的實踐，對中國繪畫理論有着深刻的理解和精闢的見地。曾對我說過：平生最忌庸俗畫風，人云亦云的畫風。還說：繪畫需要多方面的知識。因而刻苦臨摹碑帖，讀了多種有關古今藝術論着，以提高藝術修養。他不僅行過萬里路，飽覽名山大州；讀了萬卷書，博覽衆論，做過工，務過農，形成自家風格，其中蘊藏許多學問，決非偶然僥倖得之。

中國畫向來注重「傳神立意，形神兼備」的美學原則。白石老人用「似與不似之間」一語，簡賅的道破其真諦。苦禪先生不是簡單地去運用這一原則，而是通過歷史的古典畫書窮源溯流，對歷史名家的藝術風範體會揣摩。如對兩宋的梁楷、石恪；元代的溫日觀；明代的林良、徐渭、陳淳；明清之際的朱耷、石濤；清乾隆間的揚州八怪和晚清的趙之謙、任伯年、吳昌碩等大家，無不精心探究，深刻領會，悟其奧妙。由於他參

透古法，而能推陳出新，經過多年藝術實踐的經驗積累，不僅脫去了斧鑿痕跡而自闢蹊徑，且日臻化境，建立了自己的格調。他的畫包括書法，一如其人的豪邁，騰擲滌蕩，工具不應手時則以紙團、棉絮代筆，橫塗縱抹揮灑自如，整幅畫一氣呵成。看他作畫之痛快淋漓，乾脆俐落，使人心曠神怡，令人感到是一種享受！

十年浩劫寫梅怒放

一九六六年，史無前例的浩劫降臨，在那黑雲壓城欲摧的日子裏，所謂「批判反動權威」和「批黑畫」的淫威下，這位經過日本憲兵的壓槓子、灌涼水的慘酷折磨而不出賣靈魂的老人，同樣也未屈服。動亂中，下放老人到農村勞動，一天，在「坨里」的山坡上滑了下來，幸虧有早年鍛鍊的基礎，就像使了武把子「搶背」的功夫一樣，頭墊在一堆柴草上，才沒造成重傷。在給我畫的墨荷上題詩曰：「十年不知筆與硯，山阿務農日桑田；興起竟在晨熹微，轉眼已進所欲年。」儘管處境如此，他還是很樂觀的。

當祖國第二個春天來臨時，苦禪先生以無比喜悅的心情，創作了「紅梅怒放圖」，用朵朵紅梅迎着陽光怒放，來象徵人心大快，喜極欲狂的感情。

坎坷，絲毫沒有影響先生的創作，由於激憤的情感，反而使他的藝術境界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。他在談到畫應的一番話，非常引人注意，他說：早期，我也曾比較寫實地畫過不少老鷹，後來反復觀察了與鷹同樣的隼、鵬，抓住它們突

出的特點，不斷地觀察、寫生，久而久之，逐漸把它們的形象綜合在一起，不斷地提鍊、誇張和變形，它已不是客觀世界的真實了。只有這樣，我才擺脫了客觀物象的束縛，寫我之心，寫我之愛……。

白石老人提出的「似與不似之間」、「學我者生，似我者死」的美學理論，苦禪先生把它講的更形象更深刻，而且發展到一定的高度。正如他給我畫的荷花上的題詞：「於無心處寫荷，於無畫處求美，則美妙至矣。」沒有高度的技巧，沒有高度的藝術修養，是不能達到這樣高度的境界的。

一九八三年五月，我編著的《中國書籍印刷史》，由印刷工業出版社發稿付印，苦禪先生欣

然為之題簽，看到拙著即將出版問世，非常高興！還為我所畫的五丈長卷作序曰：「魏隱儒與我遊數十年，教書之外善書畫，書法六朝，畫法明代諸家。又擅鑑別古籍版本，曾受國內博物館及藏書家請為鑑別古籍等。曩從吾遊時，被敵逮捕；吾輩固愛國人士也，旋即被敵人釋放。隱儒身弱，經此浩劫，危殆幾矣！刻正鑽研古板書籍，為國家文化貢獻亦大矣。庚辰（一九八〇年）冬月，八三夏苦禪序。」

一九八三年六月，又請他為舍親吳曉鈴教授題寫藏書室名橫額「雙梧書屋」時，精神矍鑠，談笑風生，為我講述電視中的故事情節，毫無倦意，那知突於一九八三年六月十一日晨一口痰上來，竟與世長辭！

每讀遺珍悽然淚下

余受先生諄諄教誨，沒世難忘。遺我之一九七一年所畫長卷，題詞曰：「已多年不作畫，青年磅礴之氣已不復及矣。溯自客歲由鄉還城，日感衰老頹靡，居家時略作書畫以自慰，不計醜與拙耳，每看稍可者，即餽平生至友把玩，用作紀念。」又題詞曰：「隱儒弟與余交遊幾四十年，每出遠遊，則終日相從，寒暑與俱，未嘗須臾離也。曩，日寇侵北京，全被捕，隱儒弟累同下獄，幸以脫敵牢而有今日，由今思者能不愧然！余年已七十有四，遺至友以作紀念云耳，不當以書畫觀也。辛亥冬尾，苦禪於北京。」每讀遺珍，不覺悽然淚下！

中外文庫之二十五

戴笠和他的同志

增訂再版全一冊新臺幣貳佰元
喬 家 才 著

要目：虎穴游龍劉戈青。張家銓計擒酒井隆。淞滬指揮官楊蔚。胡子萍管人事交通。魏大銘建立通訊網。郝采蓮死裏逃生。王寶雲的悲壯故事。張秀君堅定沉着。張我佛立功異域。唐新與華中敵後工作。抗日硬漢張子奇。白世維一彈安華北。姜紹謨策反多奇謀。民運長才劉培初。汪祖華擅長訓練。書生法官沈維翰。邱開基促龍雲出兵抗戰。何崑芳妙計安東莞。胡天秋高風亮節。鄭恩普落髮為僧。郝亞雄十不死。張揚明平反冤獄。考城壯士戴日暄。吳玉良與軍中諜報。黃昭明與翁俊明。陳祖康撰黃埔校歌。黃天邁外交英才。總報告專家劉啓瑞。蘇州青年壯士顧偉。王撫洲策動經濟作戰。王兆槐勇於任事。勞建白忠誠正直。金遠詢任重三湘。陶一珊戰訓有方。郭履洲鐵胆佛心等多篇，篇篇精彩，百讀不厭。定價新臺幣貳佰元。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